

20150326 [金寶電台] 學運之後：黃國昌 老師

金寶：老師老師，請坐請坐，有點像那個咖啡廳有沒有，老師要點熱咖啡嗎？熱咖啡這邊有一台咖啡機，還是要冰咖啡，冰咖啡我們也有。

都可以啊。

金寶：都可以，那就...老師選一個，要不然我很難，就是那一台機器，熱咖啡，好。

不好意思，我剛真的繞了很久。

金寶：老師可能要靠近一點麥克風，我們聲音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沒有，剛繞滿久的，這裡真的比較不熟。

金寶：對，好，今天特別請老師過來，其實是上個禮拜我們想說，欸，對吼，3月18號又要到了，想說在你們可能第二次衝進去之前，我們快點可以把你call過來，可是老師應該最近沒有想要這個再衝進去立法院的任何一丁點念頭對不對，要進去就要靠選舉的力量進去。

你也很難說啦厚，因為有的時候針對不同的客觀形勢，那你會選擇不同的方式，那難去把自己一些比較重要的理念跟價值透過一個比較適合的形式爭取大家的支持，所以你很難說現在一定怎麼樣或不怎麼樣，不過以現在客觀的情勢來講的話，的確是沒有衝進去的條件。

金寶：是，所以說我們自從這個退出來之後，我們其實也大概這一段時間，臺灣真的是變化了很多，假如說2014年是一個臺灣發展的一個關鍵時期的話，我們的前半年當然就是以這個318太陽花這邊為主，後半年大概就是以台北市的選舉為主，那我們很不幸的就是我們只關心台北市的選舉，其他地方就選得亂七八糟的有沒有，整個結論都是以台北市來做一個策動跟反動，那當然其他地方的話，大概是這樣。

不過你即使以其他地方來講，1129的結果我覺得對於非國民黨的勢力算是一個空前的勝利啦，當然有很多就是落到民進黨的朋友身上，你除了台北市以外，

比較具體的來講，我相信絕大多數的人在開票以前，沒有人相信桃園市也會贏。

金寶：我那天開票不是還遇到你，就是在那之前，蛤，什麼，游錫堃還一直贏，嚇死我了，對啊，我們就好多個地方，這個地方也有贏，那個地方還有贏，然後我們前幾天遇到王定宇嘛，他說他在三立開票的時候，有個地方，什麼？竟然沒有派SNG，他贏了耶，大家又急急忙忙開車衝過去，很多料想不到。

對，因為我相信，我覺得也不是只有說318或者是接下來的佔領行動，大概過去這幾年整個公民運動所累積的能量，那在1129的時候全部爆發出來了，那當然我們也會看到一些比較遺憾的情況，譬如說像台南所發生的疑似賄選的疑雲，那不管你今天站的立場是什麼，我想對於整個選舉活動它的廉潔性本身，臺灣的人民還是有一定程度以上面的要求，那只不過說現在比較重要的事情是說，很多改革的法案全部都卡在立法院裡，那就立法院的結構如果沒有辦法發生一個根本性的改變的話，我們現在面臨的很多困難跟困境可能還會持續地僵持下去。

金寶：先講個題外話，所以說其實臺灣的很多的基本需要改造的因素都在立法院當中。

你可以這樣說，重要的改革法案，因為國會它基本上掌控了立法權嘛，你譬如說好，我們今天如果談民主，最近幾天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關注一個新聞，因為之前我們為了要推動還權於民的活動，去拜會了王金平先生，那後來朱立倫在那一天下午，在我們見到王金平以前，他就主動的丟出來，說他也贊成《公民投票法》那鳥籠公投法的門檻必須要下修，但是你現在就會看到說，國民黨比較保守的反動勢力，譬如說這兩天，昨天立法院邀請了行政院的神書長還有中選會的主委，一些相關的官員去出席，那他們當然對於我們所提出來的某一些要下修《公民投票法》跟罷免法的門檻他們是贊成，但是對於最重要的50%投票率的門檻他們不肯放。

事實上大家只要稍微對於公民投票的制度還是罷免的制度，罷免的制度大家比較近的經驗就是2月14號罷免蔡正元的事情，那大家有一些基本的掌握的話，就會發現說在鳥籠公投法或是不能罷免的罷非法制的層層關卡當中，事實上最重要最嚴重的就是50%的門檻。

那你也可以看得出來說，行政官員在這個地方他們的抵抗，或者是不願意配

合改革，但是更重要的問題是說，不管是要修公投法還是選罷法，它的權限都掌握在國會當中，那我們真的要問的事情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你們對於這些改革法案的態度是什麼，那從大家過去看他們的表現，我相信絕大多數的人會他們信心指數非常的低啦，或者是完全沒有信心。

金寶：什麼，你對於國民黨有信心嗎，嚇死我了。

麵線：可信度應該說是低到沒有下限了。

對，那如果情況是這個樣子的話，你如果沒有根本改變國會的結構，假設在2016年民進黨所推出來的總統候選人，現在看起來應該是蔡英文主席，她選贏了，但是假設國會還是國民黨過半，那如果大家，因為我看你們年紀都滿輕的啦，2000年到2008年發生的事情你們可能比較沒有……

麵線：我只知道國民黨還是過半啊。

對，那你就會發現說……

麵線：國民黨從來沒有沒過半過。

親民黨還在的時候曾經沒過半過，但是你如果講得是整個泛藍的話，一直都是他們，那2016年即使蔡英文主席選上了總統，如果國會的結構沒有根本地改變的話，我們現在講得很多，不管是我剛剛所講有牽涉到民主改革的，或者是大家現在很關心的分配正義、世代正義的問題的法案，所謂分配正義、世代正義的法案，我講得比較直接一點，譬如說稅制的改革、年金的改革，軍公教那麼高的所得替代率，大概在全世界除了臺灣以外的國家找不到，那這些改革的權力都在國會當中，那如果國民黨還是繼續抗拒改革的話，即使蔡英文女士當選總統，2016到2020她會做得很痛苦。

金寶：所以說其實所有的官員，因為在那個國民大會已經不太使用的狀況下，我們立法會聚集了一個很大的權力，我們就發現說立法院其實對很多事情，甚至是不聞不問，有時候我們都覺得說今天是會期的最後一天，每次會期的最後一天我們必定看到的大戲就是挑燈夜戰，把門鎖起來，大家就是在關個兩三天有沒有。

不過講到最後一兩天清倉法案這件事情，我覺得要分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說，你當然也可以看得出來說，他們整個立法品質的草率，那你這個可以說是不用心或是不用功來評價，但是大家千萬要更小心更注意的事情是在清倉的過程當中，常常夾帶了所謂的肥貓草案。

我講一個比較具體的例子，在2013年那時候開臨時會，最後一天發生了什麼事情？透過朝野協商，他們中午的時候開了一個會，到晚上11點多三讀通過，一個《會計法》的修正案，那大部分的人會覺得《會計法》聽起來好像是在算帳的，跟我們一般人有什麼關係，但是你細究那個內容會發現說它把地方民意代表特別費，不管你錢怎麼花，全部都除罪化，那當然最有名的是我們大哥顏清標立委，他因為拿了一些錢去喝酒被判刑了，所以那個法案三讀通過，只要那個時候公布生效的話，他就從牢裡面放出來。

金寶：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標哥現在在外面可以跟大家一起呼風喚雨啊，拜拜……

麵線：端午節快到了。

金寶：聽海哭的聲音，我會告訴你海是什麼顏色好不好，可是他現在真的出來啦。

麵線：應該是說有政治算計在裡面嗎？老師你覺得？

當然啦，那個基本上他都去遊說過了嘛，那我們會問的事情是說，我相信今天不管你支持的民進黨還是其他的黨，當然我相信可能收聽你的節目的人支持國民黨的比例比較低啦，我先假設有支持國民黨的人好了，不管你是支持哪個黨派，我相信大概拿公款去喝花酒是臺灣公民社會任何人都沒辦法接受的底線，但是這樣的法案卻有辦法在我們立法院裡面三讀通過。

金寶：所以說你們是為了這樣子才準備投入立委選舉，Freddy已經看到喝花酒的好處。

沒有，我覺得那個背景脈絡我必須要比較完整的說明是說，在2013年，事實上是在318的運動以前，2013年夏天的時候，其實我們就看到了整個結構性的問題，包括了從2012到2013，如果大家還記憶猶新的話，那個時候有所謂的反媒體壟斷運動，那不管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他們都承諾他們要完成反媒體壟斷的

立法。

金寶：可是我們現在已經不是到2015年，這件事情有比較好嗎？

你這個問題問得很好，到2015年的時候，因為可能很多人是健忘的，他們忘了2013年的時候他們做出了什麼政治承諾，然後再加上2013我剛剛跟你講的《會計法》的修正案，然後後來當然發生很多事情，包括了九月政爭，那整個國家可以說是烏煙瘴氣。所以那個時候有一群朋友他們就在思考說是不是應該要藉由直接進入國會的改革來改變臺灣的民主政治，那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大家開始討論說，如果要推動整體的改革的話，臺灣需要第二個本土的政黨，那當然希望在一段時間的努力之後，讓國民黨慢慢成為……

麵線：第三政黨這樣。

對，那當然除非國民黨他自己願意勵精圖治好好改革，讓他自己脫胎換骨變成台灣國民黨。

金寶：有有有，我們有那個很厲害的2.0，2.0正在改革啊，我們還請到新媒體網軍的名嘴，唐名嘴，講這個應該不會……

不過我覺得他找唐湘龍要解決問題的話，我會覺得大概成功的可能性不是很高啦。

麵線：他還在崩潰不是嗎？

金寶：我希望可以再搭個董智森，這才是真崩潰。

麵線：趙少康也不錯。

金寶：趙少康少賺了一點，富邦那個。

不過不管怎麼樣，就是從2013年的下半年度，就開始慢慢在討論這件事情，後來2014年所發生的運動是沒有任何人預期的，完全在預想之外。

金寶：不是不是，你這樣講得好像，沒有啊，那天我們只是坐在外面唱歌，突然就下面有聽到衝啊，然後大家就翻牆進去有沒有。

麵線：其實那天真的大家沒有預想到那麼誇張。

我其實也可以老實跟大家講說，整件事情從開始，因為基本上是對張慶忠30秒最直接的反應嘛，你從3月17晚上開始思考，到3月18號下午定案，那整個時間其實滿短的，那以正式進入議場的那個決定來講的話，討論的時間大概兩個半小時，就3月18號下午兩點到四點半左右。

金寶：不錯啊，你已經多了張慶忠大概N倍的時間，比30秒長很多。

不過後來因為運動發生嘛，當然所有的NGO的朋友跟大家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運動上，沒有人再去處理或是討論什麼阻擋的事情，那些在那個時空環境下相對於來講都比較不是那麼重要的事情，那在運動結束了以後，當然他們就開始慢慢地又開始活動，那一直到現在，那大家看到Freddy的時代力量，那范雲老師他們也組成一個社會民主黨，本來大家就比較熟悉的綠黨，他們現在彼此都在努力當中，那當然整個大的戰略目標就是我剛說的2016必須要讓國民黨在國會不過半。

那第二個我會覺得比較重要的政治目標是提供給有志於參與公共事務的年輕人一個新的可能選擇。

麵線：不只是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

對，他們如果說有志於公共事務的話，希望把這些進步的價值跟力量帶到國會當中，有一個政治平台可以讓他們參與。

金寶：而且現在剛好，我們套一句民氣可用，這四個字，因為大家也樂於習慣新事務，所以說其實不管是上一次的選舉，包括這次的初選，看到很多新面孔，然後年紀比你想像得都還輕。

麵線：大概是我們這個年紀差不多。

金寶：你可以去挑戰吳育昇啊。

麵線：馮哥已經去了。

金寶：你確定他真的會去嗎？

麵線：他不是有開記者會，你可以問黃國昌老師啊。

馮哥一定會去。

金寶：那你要不要挑戰邱毅？

麵線：這個還是交給第三勢力吧。

邱毅應該是不會出來選。

金寶：不是在內湖區嗎？

麵線：之前不是風聲很大說他要接蔡正元的位置。

我問一個簡單的問題就好了，如果你是國民黨的主席朱立倫，你會提名像邱毅這種品質的人去佔港湖區嗎？

金寶：唐湘龍都已經可以當媒體網軍的啊。

我們簡單打一個賭好了，如果國民黨派邱毅出來選港湖區的話，我在你們店門口放鞭炮，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金寶：你是說他只要有站出來選你就……

沒有，因為他自己本身所代表的社會形象跟價值，不管是在區域還是不分區，我相信國民黨雖然反應比較遲鈍，但是還沒有到一個失智的程度，要到完全失智的程度才有可能。

麵線：可是柯文哲說過一句話，他說在某個選區放西瓜就可以上不是嗎？

你如果說以港湖區來講的話，我會覺得這樣講好了啦，想要讓國民黨不要上的話，我們最好的敵人就是邱毅，就是要拜託朱立倫一定要提他出來選，但是我合理的判斷這是不會發生的事情，即使他個人有意願。

金寶：只打賭到港湖區跟邱毅嘛，好險今天有錄影，好想看鞭炮有沒有，他沒出來選的話我們要幹嘛。

麵線：我們請老師吃雞排配珍奶這樣。

不會啦，如果說最後不是他的話，你們兩個只要做一件事情，在野進步聯盟，我所講的在野進步聯盟有可能是第三勢力，也可能是民進黨，派任何人去選港湖區，你們兩個就各自自願去當志工三個小時就好了。

金寶：也可以啦。

滿有意義的活動，成本也不會太高。

金寶：拜託支持拜託支持，三小時OK啦，而且我只要錄一次就好，每次總覺得民進黨把黨內的初選弄得很像明天就要投票，我們就很慌張有沒有。

金寶：台北市選舉目光比較好集中嘛，這次假如說是2016的話，1月16號，很多的地區選舉，你覺得效果會出來嗎？

我老實說，就是有一些選區，相對來講民進黨的立委是比較穩的，那那個部分我相信選情會比較冷，那但是大家會把目光集中在的都是有一些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就仗恃著他們在的是所謂的深藍鐵票區，然後在國會裡面為虎作倀，這種出來挑戰他的人，我會覺得在，可能大家的興趣跟關注的程度相對來講比較高，那當然我也必須要講說對於臺灣民主政治進一步的深化跟發展，這也是真的比較值得去關注的一些選區。

金寶：當初花了兩個半小時去討論要走進去立法院這件事情，然後再來就是怎麼判定走出去的時間點？

那個比較複雜一點，就是說……

金寶：其實走進去的當天就想走出來了。

真正的時間點是，因為基本上那是一場戰鬥，那你的反應會看敵人的反應，那你也會看整個臺灣社會對這個運動的觀點跟支持度，那是一個比較複雜的情況，那當然整個運動的高潮，我相信大家記憶猶新就是330五十萬人上凱道，在那個活動以後，整個運動的能量，如果你以在立法院附近周邊的人數來做判斷的話，的確是在遞減；第二個是輿論上面給整個運動壓力越來越大，覺得說你們已經 make your point，夠了，是不是該出來了；那第三個其實也是馬英九最殘忍的地方，因為馬英九從頭到尾，過了330以後我們就很容易判斷說，因為330的那天晚上，照理說啦，我先拿個運動當比喻好了，洪仲丘的事情25萬人上凱道以後，當天晚上國民黨馬英九馬上就做出了積極的回應，可是330那天並沒有，從那個時候你就大概可以很確定的是，馬英九他的心很惡毒，他基本上是不會給你任何回應，他就繼續拖下去，他看你能夠撐多久，因為反正在裡面你拖得要解決的問題在王金平頭上，所以他就完全擺爛，他完全不回應，那這樣子對於運動的參與者的壓力事實上是越來越高。

金寶：裡面應該也會有意見。

我覺得裡面倒是還好啦，因為大家都是盡心盡力的在工作，但是比較重要的事情，可能每一個人他的策略跟看法不一樣，我只能跟大家分享我是怎麼樣，是怎麼看這件事情，社會外面的支撐度是慢慢在降，那要求退的聲音越來越高，那整個出現比較大的轉折的是4月6號禮拜天，王金平投的那個變化球，他突然衝到議場裡，然後宣布說在完成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機制以前，他不會進行有關於服貿的朝野協商，那就是先立法後審查，這個核心的訴求因為王金平的承諾就某個程度上被確立了，那當然那個時候有很多朋友大家在想說，那個只是王金平的承諾，他如果毀諾怎麼辦？但是我們換一個角度講，如果今天做承諾的是馬英九，大家會覺得他的credibility會比較高嗎？

那因為你要完成這件事情的話，必須要讓他們開會，你才能把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正式地從院會裡面付委，交付實質審查，所以那個時候整個壓力就完全又回到運動方這邊來，所以才從4月6號的時候，王金平退場開始討論，然後到4月7

號晚上做了決定。

金寶：所有的關鍵其實都在王金平院長身上，而且其實院長不簡單，最新是國民黨對他的黨籍有任何的最新的上訴有沒有，他這仗也算是打得非常漂亮。

你從大的戰略角度上面來講，可能有一些包括我們自己比較台派的朋友，認為王金平是一個我們可能必須要想辦法可以合作的對象，但是對這件事情我自己...我這樣說好了，這個運動結束了以後，在國民黨的陣營裡面，收割得最豐收的是王金平，大家會覺得他對於這場運動最友善，但是真的大家要去觀察他的作為不是最後，而是前三天，因為前三天是最緊張的時候，前三天我們一直要求王金平出來表態說，在立法院裡面的那些警察是不是他下令派的，因為在立法院的空間當中，只有議長有那個警察權可以去調動警察，那但是王金平整整就躲了三天，他完全不出來回應，那他為什麼完全不出來回應？我自己的分析，兩個，一個是佔領的那個禮拜的禮拜五，他的黨籍的訴訟案才要宣判，所以在宣判以前他完全都不動，他不敢講什麼話。

那第二個事情是他在觀風向，他在看民調的數字，他在看整個運動社會上面的反應，那等到他確定了說，這個社會是支持這個運動的時候，他再出來說他絕對不會動用警察去做什麼事情，他算是……不會啦，就我剛剛聽你們講的內容都沒有問題。

金寶：不怕被告。

不過就以王金平的訴訟案，我會覺得，我這樣講可能不是很適合，不過我對最高法院的處理方式，我認為說最高法院事實上並沒有很正確的在處理這個案子，他有一點在放水幫國民黨。

麵線：消極。

也不是，就是說，因為這個事情我分析過了啦，就是你們今天看到最新的新聞是他要求國民黨另外補律師的委任狀，但是問題是如果當馬英九當初在委任律師提起第三審上訴的時候，已經遞交委任狀給最高法院的話，那個律師的聘請一開始就是合法的，所以即使後來換黨主席，也不用另外遞委任狀。

不過我可能講這個對於大部分的聽眾朋友來講的話，可能太技術性了啦，因為它牽涉到的是，就是法律比較技術的部分，那不過如果我們從大的整個環境上面來看的話，大概朱立倫做的這個事情，很清楚的就是跟馬英九揮手說再見。

金寶：就是我雖然是2.0，but，講2.0應該不會被告吧。

不會啦，其實你們剛剛的那個評論，你如果真的有比較注意靠近朱立倫的一些比較有良心的資深媒體記者他們寫的評論，你們再上網google一下，就會發現比較資深的媒體記者給他的綽號就是風派，就是他看風怎麼吹，然後再決定他要做什麼。

金寶：所以目前吹的風就是我一定會把任期全部當完。

其實我覺得你們兩個滿厲害，你們兩個沒有去當政治評論家。

麵線：我其實是當獨立記者，他的話就是整天在嘴砲，我們第一次合體。

金寶：所以說其實我們這樣看下來的話，那你覺得國民黨他真的不會想要，我們其實只要再稍微鼓動一下就好了，要不然我們每天都在鼓吹連勝文，我們自己都覺得很心虛。

我老實講就是說，我不太喜歡對這些政治人物他們自己的進退去做太多政治上面的揣測，因為那個對我們比較實質問題的解決，沒有什麼生產性，那但是沒有關係，我也知道有很多人比較喜歡聽這個。

金寶：要不然怎樣，我們今天最想聽的就是，請老師你知道藍可兒的事件嗎，台灣版藍可兒，你知道他為什麼會掉進水塔裡面去嗎，我們不能講這個對不對。

什麼是藍可兒？

(金寶說明)

對不起這個事件我毫無所悉，除了有特定的目的以外，我也很少看電視新聞。

金寶：老師看電視把評論報得亂七八糟會不會很火？

我自己會比較淡然的在看這些事情，當然除非有特定的...就是除非太過份，而那個過份不是偶發的過份，是系統性必須要處理的問題，那我其實在講的其實就是旺旺中時，因為那個是系統性必須要處理的問題，所以2012年的時候才會花很多力氣去處理那個媒體。

那過了那段時間以後，你如果比較2012年以前跟以後，那家媒體的整個社會的公信力，基本上我覺得大概就維持在非常少數的一群人。

金寶：你要給他們一點溫暖。

沒有，這個層次上還是要分開來講，就是說對於第一線的記者或是媒體工作者，我基本上都是會用比較寬容的心態去看，因為他們寫的很多東西是到編輯台以後被改，真的要處理的人是他們的老闆，還有竟然會聽老闆的命令在辦事那些編輯台上面的人，那我會覺得那個他們才是真的要負責的群體，但是大家有的時候看的時候，就會看說那個新聞掛名的記者是誰，那甚至有一些連名字不敢掛出來，那當然有的時候如果有掛名的話，他可能自己稿子被改他自己也不知道。

那不過我會覺得說在臺灣因為資訊已經越來越發達了，那有一些事情不用刻意地去處理它啦，我相信大概過一段時間以後，大家冷靜事情會看得比較清楚一點，那真正的力氣跟焦點應該要放在重要的事情上，那那些重要的事情要怎麼把它做成功，那我自己在時間的分配上會比較把時間花在這些事情。

金寶：我們要問的是，第三勢力的那個部分，我們接下來該怎麼做，然後我們自己在處理這些第三勢力的力量當中，我們應該怎麼去看他們，因為我們其實以前有看過很多第三勢力，像是我們所說的新黨、親民黨、台聯這樣子的就是可能比藍更藍，比綠更綠的這種，或者是好像接近中道，慢慢地變色的這種，因為這代的第三勢力從去年開始我們比較看得出來更冒出來這些第三勢力會比我們之前看到的那些又更不一樣，要怎麼去看這群新的第三勢力？

我這樣說好了，就是對於現在任何在為第三勢力努力的朋友，不管是時代力量、社民黨、綠黨、樹黨，我會覺得他們願意實際地跳入選戰當中，因為選舉真

的不是一件開玩笑的事情，非常的累，非常的辛苦，他們願意做這件事情本身，我覺得就應該要給他們很高度的肯定。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以我們先從一個問題出發，就是你為什麼要有新的政治勢力？你的目標是什麼？我會覺得說你一開始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跟你的目標是什麼的初衷很重要，因為那個初衷會對於你自己接下來的行為能夠做為一個檢驗的標準，當然你贊不贊成他的初衷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自己目標的設定跟他的初衷，那個是他自己必須要對社會，對他的支持者交代的事情。

在這樣的觀點底下，我回來談2016年國會的選舉，我分兩塊，一塊是不分區，一塊是區域，我單刀直入這樣講，如果第三勢力是想要藉由不分區達到讓國民黨國會不過半的目標……

麵線：5%不是開玩笑的。

5%或不5%那還是小事，重點是說，你餅可以擴大到多少，就是說對我們現在來講，真的重要的事情是把餅做大，讓認同我們理念，認同我們價值的人越來越多，而不是把我們自己逼到光譜的某一個很極端，你是要把餅做大，好，在這個目標下面，34席不分區的立法委員，你再怎麼分，國民黨今天即使再慘敗，我相信他不分區的立委大概拿到40%一定還有。

麵線：15席。

沒有沒有沒有，40%沒有15席，大概就12、13席，但是你如果只靠不分區的話，是沒有辦法改變國會的結構，真正的重點在哪裡？真正的重點在於區域的立委，我們剛已經提過了，在國會裡面特別囂張的，都是自認為自己出身於深藍選區，什麼事情都敢幹，我這樣講好了，張慶忠，大家有沒有想過他為什麼會當內政委員會的召委，我講直接一點是，按照馬英九那個人的心態，他其實是根本看不起張慶忠那樣的立法委員，我這樣講一定有依據啦，大家去看一些比較有深入分析的新聞報導，大概就完全瞭解我為什麼會講這句話，他明明看不起他，他為什麼還會讓他當內政委員會的召委，因為他的可利用性在於他出身深藍選區，所以他覺得他不管在國會裡面幹什麼狗屁倒灶的事情，他下次都會選上。

第二個吳育昇，一模一樣，一模一樣的例子，第三個，呂學樟，一模一樣的

例子。那但是你如果說你要讓整個臺灣的民主政治動起來是，這些在國會裡面做狗屁倒灶事情的立法委員，你一定要把他拉下來，你如果沒有辦法把他拉下來的話，你覺得2016以後他會做什麼事情，他還是繼續這樣子。

所以就這些比較關鍵性的區域的立委，特別是在台北、新北、桃園、台中這幾個選區的一些區域立委，表現得太誇張的，一定要想辦法把他們拉下來，把他們拉下來以後你才有可能真的實質地造成在國會裡面讓他們不過半。

金寶：我們還是有重點選區，那當然還有重點的指標性的人物，那第三勢力去挑戰這些可能對手不想碰，然後自己稍微有點膽量想去試試看，這個就是第三勢力很好發揮的地方，所以大家不要再笑更生人，他真的是很有勇氣的人，更生人啊。

不過我老實講，就是說光遠哥上次選台北市，有一點可惜，大家可以看得出來那個選舉邏輯，就是如果是單一選區的話，有的時候不投你並不是說不支持你或是否定你，因為大家要把連勝文拉下來的那個意念真的太強。

金寶：怨念。

那所以後來呈現出來的選票結果是這樣，光遠哥這次去選新北市的第一選區，其實大有可為，我覺得他贏的機會非常的高。

麵線：第一選區有民進黨的參選人要選。

我會覺得接下來透過一個程序，剛我說所謂在野進步的聯盟，那指的就是這個意思，那當然就是說，我相信如果民進黨所推出來的候選人，他們不管說是在資歷上，在社會形象上，對於臺灣過去民主所做的努力跟他們所要提出來的政見，遠遠優於第三勢力要推出來的候選人的話，第三勢力的人強要出來也沒有正當性，但是反過來講，如果第三勢力推出來的人夠強，那比民進黨的朋友可能不管說在勝選的機率上，在理念上，在社會形象上，可能都還要更好的話，那我會覺得真的要大家共同達成這個目標，那民進黨的朋友可能在那些選區當中，他可能應該就必須要自己考慮是不是真的要參選。

金寶：我們先插播一下，現場有call-in，在螢幕的正下方有電話，我們的電話是0903737485，歡迎大家打進來跟我們討論一下，現場的朋友有沒有想要發問的，

你不能用寫的，又不會拍到你，上一場那麼多人搶，我們上一場那個麥克風不夠用，這場麥克風多一支。

提問1：有兩個問題，一個是面對這麼高壓力的日常生活，挫折感又很大，如何持續，不會想要放棄嗎？

金寶：老師你有放棄過任何一件事情嗎？

有啊，當然有放棄過一些事情。

金寶：那我們就到這邊，喂，你好，你打進來了，你好，請問怎麼稱呼？

提問2：可以不要說名字嗎？

金寶：有什麼問題想請教黃國昌老師的？

提問2：金寶你好，國昌老師你好，我想要請問三個問題，第一個，老師念的是文組，但是他的理科也是強項，那我想要請問老師在求學階段有沒有不擅長的科目；第二個問題是，我覺得做偉大的事情，很多時候是寂寞的，那老師做的事情越多，大家對老師的期望就越高，像最近很多人希望老師參選，還有面臨學運成員出現一些指責的聲浪，那老師似乎都是一個人吞了下去，當老師面對這些事件的時候，感受到非常大的壓力或是覺得一些痛苦的時候，老師都是怎麼度過的呢？是一個人思考很久，慢慢地消化，還是說會有其他的舒壓方式；那第三個問題，如果老師能夠有幾天的時間暫時遠離工作，遠離這些壓力的話，老師會最想去什麼國家或是什麼地方去放鬆一下，然後為什麼，謝謝。

金寶：第一個，不擅長的科目。

我其實最差的科目從小開始其實是中文，中文最差。

金寶：什麼？！

中文很差。

金寶：國文論述很重要啊。

我這樣說好了，就是我高中聯考跟大學聯考，我們就已比較形式機械性的考試當作一個指標好了，我高中聯考跟大學聯考考得最差的都是國文，然後理由是因為我的作文很差。

麵線：可是老師文筆很好耶。

有一些過程其實我這樣講好了，我那個時候在，因為考試限定的時間當中寫作文，其實我常常寫不完。

金寶：應該是想太多了啦。

沒有沒有，我真的就中文不是很好，然後作文也寫不好，可能是我自己，我也不知道怎麼講，可能是念的書還不夠多，那個時候在學生的時代，寫作也比較沒有練習，那不過後來上了大學以後，念法律嘛，然後參加一些社團，那些社團需要論述，就會開始慢慢練習寫，慢慢練習寫。那雖然到現在為止，我也不覺得說我寫的東西寫得夠好，但是總是盡量地把自己的想法表達得比較清楚一點，那慢慢讓自己進步啦。

第二個問題我比較，比較難說啦，就是我這樣講好了，4月10號那天不是退場嗎，我後來回到現場，大概深夜過12點了，因為我想要確定青島東跟濟南路上面，就是一切都ok，然後那時候在青島東路上，我記得碰到一個朋友，他們本來邀我去參加那個音地的大腸花，我那時候就簡單地回一句，說我習慣把幹留給自己，這個是我自己的個性。

那你說，其實我這樣講好了，面對的如果說像是我們所要改革的對象，不管是蔡正元也好，呂學樟也好，或者是馬英九也好，其實我完全不會有任何的畏懼，就直接正面對幹，就看你有什麼就...嗯，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對於跟你自己基本上面大的方向相同的朋友，我會比較習慣的採取的方式是多聽一聽不同的意見，那不要...就盡量地保持沉默，做自己該做的事情，那我相信時間久了以後，大家就會知道。

金寶：有些可能當下可能很多事情不足為外人道之，大家可能再花點時間去思考

一下。

沒有啦，也不是說真的不足為外人道啦，是說那樣子的事情有的時候你只會讓對手看得很高興，那我覺得重要的還是該做的事情把它做完，那你說有的時候會不會想放棄，當然有，當然有，那但是我就跟我自己講，看能做到什麼程度，能做到哪一天，就在那天結束以前就盡量做。

金寶：請問要怎麼面對那麼多的互相攻擊，其實有時候光是自己的第三勢力可能都是同志會對幹。

沒有，你說互相攻擊，如果說是以我自己而言的話，你說內部大家有不一樣的想法或是意見，那當然都可以討論，但是我有一個原則大概就是對外的部分，絕對沒有互相攻擊這件事情，那你說不管是就運動上面不一樣的想像，我會覺得那大家都可以提出來討論，那我也只會講我自己的想法跟判斷，但是我不會去說你做這件事情沒有用，或你做這件事情是在浪費大家的時間，因為有的時候做一件事情可能有很多不一樣的策略，那我會覺得說每一次就去挑自己覺得對於目標的達成會有幫助的那件事情去做，那大家都一起往那個方向努力的話，即使走的道路不一樣，對那個目標的達成是會有幫助的。

那你說以第三勢力來講的話，我到目前為止也沒有看到說不一樣的政黨之間有出現彼此攻擊的狀況，你說時代力量有去攻擊社民黨嗎？沒有，社民黨有攻擊時代力量嗎？也沒有，那也沒有人去攻擊綠黨，綠黨也沒有去攻擊時代力量，你說像那天范雲老師宣布，說他要選大安區，Freddy馬上就讓，那我會覺得這樣就很好啊。

金寶：那個我們之前有廢票聯盟，可見是一個很失敗的作品，那想請問複數票的看法。

複數票的看法在目前的整個選舉制度可能的改革當中，它基本上是一個還不成熟的制度，非常不成熟的制度，如果說今天要討論複數票的制度的話，我會建議大家去討論，英文preferential vote，要怎麼講，就是它不是選一個的選擇，譬如說啦，今天有一個選區，他有甲乙丙丁四個候選人，那我們現在的玩法是說，你喜歡甲蓋甲，你喜歡丁蓋丁，就四個選一個，但是在國外選舉制度的改革當中，開始討論就是說，有另外一種計票的方式，四個人你打上你的分數，一二三四，

你可能甲乙丙丁你的順位是你最喜歡甲給一，你最討厭丁選四，每一張票都這樣投，最後是用採取加總計分的方式，然後分數最高的人當選。

麵線：這要開兩天吧。

沒有啦，當然你會跟整個投票的機器，基本上你有那個投票的機器，因為現在科技很發達，當然你必須要去處理掉做票的問題，這樣子的改革方案在英國事實上曾經被提出來過，但是這個改革最後在英國公投的時候沒有過，所以他們現在還是維持本來那樣子一個選一個人的制度，但是以臺灣目前來講的話，我會覺得如果真的要討論的話，真的比較有意義的，現在近期之內可以開始嘗試改革的，其實是不分區立委選出來的方式，我之前有寫過文章比較詳細的介紹，我這句話怎麼講，就是我們現在在投不分區的名單，你只能投黨，你投了那個黨，他們的順位怎麼排是誰決定的？

有另外一種選舉的方式是不分區為什麼人民不能直接決定，政黨推薦出來的人就是政黨背書的，就是說這些人都夠好，所以我們把他推薦出來，但是這些人到底誰最後應該排第一名，誰最後應該排最後一名，這件事情為什麼不讓選民決定，那這個就是所謂的開放名單，openlist的制度，那這樣子的制度前一陣子我記得，我文章寫出來了以後，然後前一陣子有幾位民進黨籍的立法委員，他們也認為臺灣應該要仿效歐洲某些國家，往這個方向去走，而且採取開放名單制度不用修憲，修選罷法，只要有心要做就可以做得到。

只不過說站在兩大黨的立場，他們願不願意把這個權利釋放出來給人民，還是說他們覺得不分區的名單還是由政黨決定會比較有利於他們在政治上很多事情的安排，那這個是比較現實，在政治操作面上面到底是不是有政黨敢率先跳出來說，他們支持這個制度，而且要在立法院裡面推動改革。

金寶：現在科技那麼發達，我們為什麼不能用簡訊投票，然後就是一人一票把一些法案就通過或否決掉就算。

當然隨著科技的進步，對直接民主的想像其實可以更多元，那當然有一個技術性的問題我們還是要先處理，就是大家也都很擔心做票的問題，就是如果在技術面上面，做票這件事情可以某個程度上面被解決，然後而且祕密投票的制度的精神某個程度上可以被維持的話，可以往那個方向走，那比較具體而言，事實上

可能先不用講到投票，我們之前講說你要去改革公投法跟選罷法，大家現在很討厭的就是那個連署，我們現在連署好像還留在石器時代，用白紙，但是大家想一想說，現在網路通訊這麼進步，你如果可以用自然人憑證繳稅，那你為什麼不能用那個東西來進行連署。

以政府的角度來講，他如果真的要讓人民權利行使更方便的話，他就應該要建立一個電子連署系統，有電子連署系統以後，大家要行使我們自己的公民權就更方便，這個議題你如果贊成，你要加入連署，那透過自然人憑證去認證你的身份，就可以完成投票。

麵線：這其實不難。

不難，只是他要做不要做而已，到底要不要做，我們大概在這幾年可能還不太能馬上看到，不過但是我要插一句，最起碼面對我們提出來這樣的訴求，行政院那邊也知道正當性很高，所以昨天簡太郎在立院備詢的時候，他基本上是說電子連署系統這件事情他們是贊成的，是應該往這個方向做，那前面連署門檻下降這件事情，他們也認同這個改革的訴求，那當然50%的部分他不願意放，這個我們不能接受，但是最起碼是說，欸，那你自己都已經先承認的部分，你就要趕快積極地開始進行規劃。

金寶：簡單下個結論，這個世代慢慢在改變，那改變還在持續當中，我們對於未來的期許是樂觀的，可是在這之前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其實你說長，我自己也不覺得說長，就是說如果要讓臺灣的民主政治出現新的氣象的話，只要這一路上做了正確的事情，沒有浪費力氣，我相信十年會發生，不過你大概想一想是，現在20幾歲的年輕人過了十年以後，30幾歲，那在這個社會上面不管從事什麼工作，在各個角落應該某個程度上已經算是這個社會非常主力的，我是不喜歡用棟樑，就是用中堅份子來形容，當這些人在各個不同的領域開始佔據一些可以做決定的位置的時候，我會覺得整個國家跟整個社會會變得很不一樣。

那當然也有很多人會質疑說，你說10年，歹灣干個嘸十年(台語)，當然也有些人會拋出這樣子的質疑出來，我不能說這樣的質疑完全是沒有道理，但是正是因為說我們希望接下來還有10年20年甚至50年，所以從現在的這個時間開始，

我們才真的必須要很努力往正確的方向前進。

金寶：最後一個問題要請教老師的是，你不是有去NCC抗議正晶這件事情，後來怎麼樣？

NCC他大概基本上的態度跟以前一樣，認為說這個牽涉到節目內容的事情，他沒有辦法去介入，但是他可能有一點誤會啦，因為在媒體的專業自主跟自律的部分，NCC在發牌的時候或當初在允許廣電的頻道所有權經營權移轉的時候，基本上都會要求一個承諾，就是說那個企業經營者你不可以把手伸到裡面去，干預節目的內容，那其實大家比較care的事情也不是只有說這一次正晶限時批，還有包括很多，從反旺中那時候開始就出現的事情，大家在意的事情是說，是不是有去尊重編輯台上的自主，是不是有去干預節目的內容，那在這個部分你說NCC他也沒有辦法的話，我相信大概，也相當大程度上面解釋了為什麼NCC在社會上面的公信力。

大概從2012年發生了那個走路工事件，後來到反媒體壟斷大遊行，我相信接下來那一段時間當中，大家對NCC的表現大概都是用失望透頂來形容，那，嘖，還有一段路要走，大家一起加油。

金寶：持續的關注，老師要不要幫我引薦Freddy來這邊坐一下。

可以啊，你們直接約他就好了，他滿nice的。

金寶：我怕我抓不住他。

不會啦，我幾次跟他一起討論這些問題都沒有你剛所講的那個現象。

金寶：今天謝謝老師來到現場。

謝謝你們。